

流水之谜 (外五首)

□ 唐欣

这条缓慢的 几乎不动的小河有什么可看的呢 可是每天就是有几个人 并不重复的 站在桥上 呆呆地看着河水

● 抗日战争插曲

1943年 四川广元某旅社 逃难的北平人程季淑女士 半夜突然被奇怪的呼噜声 惊醒了 她弯腰一看 原来床下 居然有一头猪 躺在那里 睡得正香呢 岂有此理 她跑去找老板抗议 没想到 这个中年人 非常吃惊 它不睡在这里 那它睡在哪里呢

● 万事皆有程序

一直担忧的事 终于发生了 电话响起的时候 已经有预感 接下来的一切 几乎是自动进行的 可是他 自己也不明白 在这个历史时刻 他跑去办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理发

● 晨光

在晨光中醒来 起床似乎还早 那就只好 看自己的手指头吧 这是童年的游戏 简单也好玩得很 手指微弯 像几个犯错的小学生 再卷曲一点 就变成了有些惶恐的 鞠躬的人 然后一伸展 马上又是趾高气扬的家伙了 而两手相对 一场大战 眼看就要爆发 有意思 玩着玩着 他又睡着了

● 老人家

和母亲视频通话 我赤膊地穿着棉衣 但她还是跟旁边的姐姐感慨说 老了他怎么 这么老了 出自快九十岁老母的话 让我心惊 我老了吗 也许吧 现在同女儿在一起 我也经常像老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里的侦察员卡拉 对古兰丹姆叹息的那样 带着同情 还有怜悯 大概也有点忧伤吧 “年轻的姑娘 年轻的姑娘 你真的是太年轻了”

● 客家人

2011年夏天在重庆 舅舅闲聊时说起 外公的家族是清朝时 从广东迁徙来的客家人 我记住了但没在意 母亲肯定是 不清楚这些的 生逢乱世 祠堂毁灭 家谱无存 再说五代以上 还能有多少关系呢 但祖宗的基因 可能还流在血里 有一次探访深圳甘坑古镇 据说是客家人村落 蓦然有点激动 祖先们呐 真是苦命 原来还这么能跑的



浔阳楼

蝉声远去

□ 危新

村孩子学会了用蜘蛛网,这真是绝妙的主意。我们找来长竹竿,顶端绑上铁丝圈,然后满村子找蜘蛛网。老屋的檐下、猪圈的角落、灌木丛中,到处都挂着晶莹的蛛网。要缠满一个巴掌大的网圈,往往要跑大半个村子。记得有一次为了缠一个特别粘的网,我和伙伴们竟跑到后山的破庙里,那里有脸盆大的蜘蛛网,吓得我们边缠边发抖。

最难忘的是分工合作的默契。铁蛋家有好竹竿,小芳的哥哥会编铁丝圈,我眼尖负责找蝉,大壮个子高负责举竿。我们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小分队,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,然后突然出击。粘到蝉的那一刻,所有人都屏住呼吸,直到蝉“知了知了”地叫起来,大家才欢呼雀跃。那种纯粹的快乐,如今想来仍让人心头一热。

蝉是夏天的诗人。它们在地下蛰伏四年,只为在枝头歌唱四个月。这种生命的执着,小时候不懂,现在想来却令人肃然起敬。它们餐风饮露,不食人间烟火,却把最动人的歌声献给世界。正如庄子所说“螭蛄不知春秋”,蝉的寿命虽短,却活出了自己的精彩。

然而,这样的景象正在消失。去年回乡,我特意去了趟“下边草塘”。池塘还在,但周围的大树早已砍光,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的楼房。移民建镇让乡亲们住上了新房,却也改变了村庄的模样。我站在塘边等了许久,才听到零星的几声蝉鸣,那声音怯生生的,像是迷了路的孩子。

更让我心痛的是孩子们的变化。表

竹海深处放排人

□ 郑银根

在竹兜两侧各打一个眼,将十根左右的竹子平放成两层,再用竹梢夹住,最后用竹篾编成的粗绳牢牢扎紧。竹排扎好后,便被放置在河边,静静等待着山洪的到来。

然而,山洪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喜悦。相反,它意味着放排人将面临生死考验。清晨,家家户户都会点亮灯火,生火做饭。尽管屋内灯火通明,却听不到一丝喧哗。按照农村的规矩,男人出门前,从事危险工作前,女人不得多言。清晨的对话总是简短而克制,女人们小心翼翼地避开一切不吉利的字眼,生怕给即将出发的亲人带来厄运。

早饭通常是简单的炒黄豆。黄豆易于保存,且不怕水浸泡,是放排人最常携带的食物。炒熟的黄豆用水煮开,撒上调料,装进竹筒,别在腰间,这便是放排人几天的口粮。吃过早饭后,放排人带着铁锅来到河边,两人一组,将四排竹排连接在一起。经验丰富的老手站在排头,手握铁镐,身披蓑衣,头戴斗笠;新手则站在排尾,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。当竹排被推入水中,岸上的人解开竹缆绳,竹排便如脱缰的野马,顺着山洪奔腾而下。

“这里的山路十八弯,这里的水路九连环……”歌词中的美景,在现实中却是放排人的生死考验。水路九连环,每一环都可能是致命的陷阱。查排、横排是家常便饭,稍有不慎,便会酿成悲剧。

有一年,我大姐夫下河放排。那天下雨倾盆,洪水凶猛上涨。竹排放到浩山叶村高堰下堰时,排头猛地撞上了堰脚的大石头。瞬间,第一节竹排连人带排栽入水中,被巨浪吞没。连接第二节竹排的竹绳

姐家的两个孩子整天抱着手机,我问他们要不要去捕蝉,他们一脸茫然:“现在谁还玩这个?”商店里五块钱就能买一罐“知了猴”,哪还需要费劲去黏。那些竹竿、铁丝圈、蜘蛛网,都随着老屋的拆除被扔进了垃圾堆。

夜幕降临时,我独自在村里转悠。新修的水泥路平整宽敞,路灯明亮如昼,却再也找不到当年乘凉听蝉的树荫。几个老人坐在广场边闲聊,说起以前的夏天:“那时候蝉吵得人睡不着觉,现在想听都听不着喽。”语气里说不清是怀念还是感慨。

回到九江已经有些时日了,窗外的蝉声时断时续。我时常想起杨万里的另一句诗: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那样的田园景致,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逝。现代化带来了便利,却也带走了许多美好的东西。就像这蝉鸣,曾经是理所当然的存在,如今却成了奢侈的回忆。

夜深人静时,我闭上眼睛,耳边又响起童年那震耳欲聋的蝉鸣。那声音里有婆婆的树影,有清凉的池水,有小伙伴的欢笑,还有整个村庄的呼吸。这些记忆就像蝉蜕下的空壳,虽然里面的生命早已飞走,却依然完整地保留着当初的模样。

村庄在变,蝉声在远去,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。每当夏天来临,总会有新的生命破土而出,延续着古老的歌唱。而我们能做的,或许就是在心底留一片树荫,让记忆中的蝉鸣永远响亮。

品茗

□ 邵伟强

茶室寂静,惟水沸声袅袅。茶柜各罐井然,静若人定。茶师伫立其前,目巡琳琅,抚瓷、陶、锡器。触手生凉,似穿透器壁,感知其中所封之山川异候、光阴旧味。

初启青瓷,绿茶静候。沸泉倾注,蜷叶骤舒,汤色初成,嫩绿盈盈,仿江南烟雨。啜之,舌尖先承一缕清冽微苦,似初春风刃掠颊,挟锐气生机,不容置疑。然此苦稍纵即逝,舌根旋即涌起幽淡绵长之甘,若空谷幽兰吐息,清雅难名,余韵不绝。如少年初涉世,锋芒间裹澄澈天真。品此绿茶,乃品春山初醒之锐气,品生之始微苦,方得回甘清冽。

移目红茶罐,其器沉厚。启之,茶条乌润紧结,甜暖暖香氤氲,若秋阳曝透之麦穗。沸水激荡,叶稳沉浮,徐徐醇色,汤渐浓若琥珀,似夕照熔金泻玉盏。入口温厚如故友执臂,醇甜若岁月窖藏之蜜意。圆融裹舌,熨帖饱满,锋芒敛尽,唯余时光温润之平和甘美。其香沉稳,如炉畔展读旧卷,藏无数喧和午后。一盏入腹,暖意自生,融融遍及四肢,驱骨隙微寒。品此红茗,乃品秋阳沉淀之温厚,品生之半程,炉畔舒怀之通透安祥。

探锡罐,内蕴白茶,其貌不扬。烹时需温柔之水,若待山野高士般耐心。水入杯,叶若睡莲初苏,徐展于温波。汤色清浅近无,然细观光华流转,澄澈不染。初啜滋味极淡,淡极近无,若涧晨晨雾,似月下拂袖清风。然此近乎无之淡泊,竟难言纯净甘爽。数盏过后,舌若经山泉涤荡,喉底悄然生清润回甘,如坐空谷万籁俱寂,心自生无生澄明。品此白茶,乃品繁华落尽之空寂,品千帆过尽归林泉,饮月嚼水时洞明世相之清朗。

揭陶罐,黄茶温润之气扑面而来。其味妙在绿茶之鲜活与红茶之醇熟间得衡。入口犹存一丝绿意清鲜,如春夏之交气息;细品则清鲜中分明揉入温润甘醇,含蓄内敛,锋芒敛而温厚显。此甘润,若智者历世仍葆赤心,言平意和,内蕴丘壑。

品此黄茗,乃品岁月文火慢焙之温存,品生之半途,敛芒显厚之平和。

柜深藏乌龙,其叶奇崛,绿镶红边,如天工点染。滚水急注,行唤醒之礼。叶在沸浪中翻腾舒展,香气磅礴四溢,或兰桂清幽,或蜜桃甜熟,或炭火焙香,千姿百变。茶汤入口,跌宕最甚。初感野气鲜爽,旋即或浓或淡之苦涩弥漫口舌,然此苦如潮汐迅退,舌根喉底立有强劲深远回甘奔涌而出,其势猛,其韵长,令人猝然拊掌称奇。苦尽甘来之剧变,张力十足,暗合机锋。品此乌龙茗,乃品激荡中求衡之智,品百转千回,于涩尽处得顿悟酣畅回甘。

再探底得普洱,其饼沉若磐石,深褐紧结。撬之需力,沸水注之,其性矜持深沉,不轻吐心曲。静待其深浓之色于水中,缓缓晕染洒散,若古宣泼墨,终化墨玉红褐。香气徐来,根基深稳,挟沃土浑厚、密林苍莽、陈木微辛,乃时间本身之深沉吐纳。饮之,茶汤沉坠过喉,滋味凝重,似纳万千气象。然奇者,此浓汤浓郁过后,喉底竟豁然开朗,悄然化生一片温阳通透,如跋涉深谷,蓦然抬首见云开月明,清辉涂尽心头尘。品此普洱茗,乃品感受大地深厚之息,品生命长途跋涉后,于至深沉淀中,意外重获如初生般清明之天地。

斗室茶气氤氲,若六种人生默然相晤。绿如少年锐气,红似中年醇和,白若隐者淡泊,黄类智者温润,乌龙犹行者跌宕,普洱则独处深沉。

茶柜默立,列罐俨然。茶师顿悟:架上所陈,岂独草木之叶?实乃浮生百态之缩影也。生之百味,或清冽、或醇厚、或淡泊、或温润、或激变、或深沉,莫不如茶韵纷呈,各彰其质,各应其时。

嗚呼,品茗真味,原不在追摹云巅绝品,或索求典籍所载无上妙茗。而品茗之要,惟在此刻心无旁鹜,细参盏中真味耳。